新闻热线：010—58884050
E-mail：changetougao@163.com
■责编 句艳华
科技日报
2016年2月20日 星期六

■玉渊杂谭

# 为什么围观“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

文·杨 雪

发现朋友圈被各种关于“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事件的议论刷屏时，我正在从布鲁塞尔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坦白讲，头天晚上睡觉前在微博上看到这一热门话题，马上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婚恋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这些问题交织而来，支配着窥视欲，我不断翻看着网友评论，直到困意袭来。

原以为八卦只不过是自己的个人偏好，没想到，由一顿简陋的年夜饭引发的春节期间讨论大热潮，势头竟压倒饱受诟病的春晚。尽管事件至今真假难辨，但不论它真的发生了，又或者只不过是一场卑劣的商业营销，它都实实在在地赚足了社会关注。

我以为，“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之所以撼动人心，主要并不在于上海和江西的地域标签，也不在于所谓“孔雀女”和“凤凰男”的悲剧婚恋模式。至于上海派和江西派的互撕，以及婚恋帮和鸡汤帮的斗法，也无非都是些浅层次不疼不痒的抗辩和申诉。真正令人揪心的是城市和农村之间那永远隔着的亲切，而这一鸿沟也远不是经济贫富上的悬殊，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这么简单。

坐在欧洲火车上看窗外的乡村风景，能真正陶醉于一种属于儿时的田园幻想之中。明丽的天地之间，绿色的沃壤起伏，散落着零星精美的屋舍，干净、清新、富足。正好冲击着我手机中正在阅读的内容——“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是我的父老乡亲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城里媳妇回农村，最大的困难是上厕所”……大家都在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历讲述着自己所熟悉的农村，好像农村本来就应该是这副模样。

如果说一张年夜饭的图片造成了许多城里人对农村面貌的惊诧，也勾起了许多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对农村生活点滴的回首，那么讨论上海姑娘的逃离则超现实地把一个并不算赤贫的农村赤裸裸呈现了出来，戳破了由不切实际的乡土情怀织就的幻梦。怪诞的是，这种将贫穷品德化、将落后浪漫化的美好想象，也不知从何而来。

一直以来，农村作为大后方，几乎毫无保留地为城市“输血”，也几乎不计成本地任由自己遍体鳞伤。上海姑娘逃离的，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恋情，所幸她还能逃离。而那些无法无处逃离的，是留守儿童的眼泪，是空巢老人的遥盼，是背着大包小包往来于贫瘠村庄和陌生城市之间的年轻一代。这些可能换来了今日农村所谓的新面貌：盖新房、修新路、买汽车，但这种交易并不等价。更何况，经济条件的稍有改善并没有与思想观念的进步并行，传统留下的精华正在瓦解，糟粕却依然根深蒂固。

假如，我们不是每一次“发展”都以牺牲农村为代价，上海姑娘和江西小伙可能已经携手过上了快乐的小日子。

■科林碎语

# 栾 树

文·陈超群

十二月初，深圳，我在校园的青石板小路上捡到了栾树的蒴果。

栾树蒴果看上去有种似曾相识的漂亮——三瓣又薄又脆的果皮围拢成三棱形，前端小心翼翼地开着口，像个灯笼、像个铃铛，也像一种俗称姑娘儿的北方水果酸浆。

或者，熟悉深圳市花勒杜鹃（又称三角梅）的人会觉得，栾树蒴果像勒杜鹃的花，连那蒴果外皮的网状脉络，都与勒杜鹃苞片的脉络纹案几乎如出一辙。与勒杜鹃不同的是，成熟的栾树蒴果呈褐色，而勒杜鹃就算已经开败，其苞片还保持着鲜艳的色彩。

不过，栾树蒴果在成为褐色之前，也曾有过光鲜的颜色。刚结的蒴果浅绿和粉红渐变交映，随后变成深浅不同的酒红，在阳光下摇曳着醉人的色彩，秋风洗礼后，红色渐渐沉淀为温和内敛的褐色。

当栾树蒴果正红时，往往被误认为是栾树开花。这种误会其实也不奇怪，谁叫栾树的花那么低调，低调得人常常将它忽略呢？栾树四五月份开花，聚伞圆锥花序，细细的淡黄色小花，生在树冠顶端，与绿色相近相融，朝着天空伸展，很不起眼，不易发现。若不是掉下一些落花来，走过路过几乎难以注意到栾树的存在。倒是蒴果红了之后，红色与绿色反差强烈，栾树仿佛才从一片绿意中跳脱出来，进入人们的视线。在人们的一般概念中，花儿就是如这般鲜艳的，不是吗？

台湾美学家蒋勋在《此时众生》里写过栾树，善于发现美的蒋勋自然注意到了栾树的特殊之处，他写道，普通植物大多是花儿极尽娇艳诱惑之能事，果实则像怀孕了的妇人般安静满足，仿佛所有的激情骚动都平静了下来，然而像栾树这样的植物则相反，它的花儿是害羞谦逊的，果实却艳红一片，如火炽热，它所有的力量和美貌都在彰显着孕育的喜悦。

类似的植物，我知道的还有苹婆。苹婆的蓇葖果鲜红逼人，说它不是树上开出的妖艳大红花，估计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而苹婆的小花又细又小又黯哑，不走近了细看根本注意不到。

我的感觉与蒋勋是相似的，我常常看到红艳艳的蒴果时，才惊觉错过了栾树的花季。因为这样的一种经验，使得我在网上看到北京怀柔红螺寺栾树花盛开的照片时大吃一惊。遥看红螺寺所在的山坡，一派苍翠中点缀着一团团灿烂的金黄色，在古朴幽深的寺庙建筑群中撒上了一抹抹明亮通透的光芒，看得人心生喜悦和敬意。

原来，不仅栾树蒴果是好看的风景，害羞谦逊的栾树花儿也可以成为一景。同样的东西，用远近高低不同的视角去看，呈现的景象是不同的。

从有关红螺寺栾树的资料中，我还得知，栾树在春天长出的第一期嫩芽是可以吃的，民间俗称“木立芽”、“木兰芽”，做法是先浸泡去除苦味，然后凉拌或做成馅料，据说口味清淡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已成为北京西郊的一道著名野菜。红螺寺那些长成参天大树的栾树，也许曾在春季化为清淡的斋饭，陪伴着僧人渡过修行的岁月。

广东人爱吃、善吃，奇怪的是，我在深圳工作多年，常见栾树，却没有见过有哪家饭店以栾树嫩芽入菜的，是广东人还不知道这个秘密呢，还是广东水土使其“南橘北枳”口味不佳呢？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惊喜的发现也与寺庙有关。栾树蒴果里面又黑又亮又圆的种子，是可以穿起来做佛珠的。这一点在沈括的《梦溪笔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以及佛经中都有记载。

我查看捡回的蒴果，干得脆脆的果皮里面果然藏有几粒黑亮的种子。一整年的修行，冬天换来几粒佛珠，很深的寓意。我怀着虔诚的心，把栾树的蒴果放在茶托上，边喝茶边思考与栾树有关的问题，这样的感觉很好。

后来，刘华杰教授告诉我，如果剥开栾树那黑亮的种子，还有惊喜，会看到里面有两片子叶是卷着的。刘老师又一次成功地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尝试着想剥开它，然而可能是因为我捡的种子太干燥了，光凭手指怎么都弄不开。那么，就让我把好奇心当个玄机珍藏到佛珠里面，永伴随、不忘记吧。

■乐享悦读

## 真爱会在夜里发光（外两首）

杨富波

白昼是我失声的时候，
要说声爱你都很难。
好在上帝造物时，
造了日也造了夜，
感谢那第一日，
真爱会在夜里发光，
照亮我独居的小屋。
我可以没有智慧和力气，
没有书籍和朋友
没有出门的勇气和宅居的耐心
夜里没有梦
白昼没有幻想，
但我不能没有这点光。
当你看到星光垂照大地，
月色捧出江河，
不要因此就轻看了它，
闪烁就是它的坚定，
微弱就是它的宏大。

### 我愿去……

我愿去高山放羊，
看朝霞将山巅拢在怀里。
远处，我的小屋似一朵流动的云霞，
闪着金子般的光泽。
门口，我那张望的爱人
好像落在云霞里的一颗星子，
时明时暗。

我清楚的知道，
此地没有高山，
我也不可能去放羊。
但我的小屋依然似流动的云霞，
我的爱人依然美如星辰，
我心中有万千思绪飘荡不宁，
有如羊群。

### 流波将我裹挟……

流波将我裹挟，
我只有顺流而下。
但我的心，
如洄游产子的鱼，
逆流而上。

时光馈赠予我的，
我终将还给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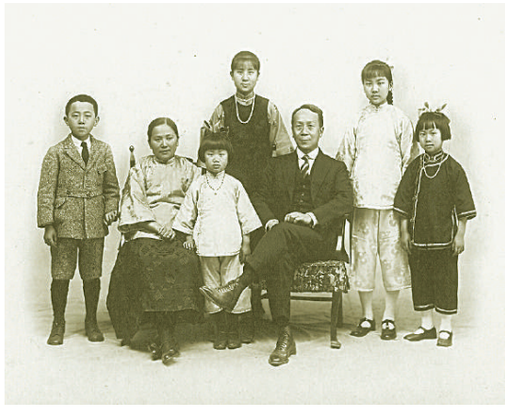
# 客厅里的“文学史”

文·张 涛

文学史，似乎是一个“高大上”的东西，大底学者要皓首穷经地写，读者要正襟危坐地读。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严肃有余，趣味不足。因为读书与工作的原因，自己读了不少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大同小异，先是思潮，再是流派，最后是作品分析。我们感受到的多是作家生活之外的那些“知识”，而关乎作家性情秉性的故事，甚少见到，正可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我以为，文学史除了“知识”之外，大底还应该是“有情”的，有“故事”的。宋以朗的《宋家客厅》正是这样一本别样的“文学史”，或者准确地说是主流文学史之外的，“有情”的，有“故事”的文学史现场与片段。

文学沙龙在西方文学中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那些沙龙的女主人们风姿绰约，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作家聚集在周围，觥筹交错之余，也畅谈文学，亦或为了吸引沙龙女主人的目光，作家们也是“奋笔疾书”才情四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似乎没有这种文学魅力与荷尔蒙激情并存的文学沙龙，但有温文尔雅、娓娓道来的客厅（虽然沙龙也有客厅的意思啊，但终归是中西有别）。同样的是客厅的主人大多也是女性，著名的如林徽因家的客厅，在那里聚集了不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才子佳人。

当然，有才子佳人就少不了与男欢女爱有关的“花边新闻”，因此，林徽因与冰心间因为《太太的客厅》闹出了一桩文坛公案。但是，宋淇的客厅里似乎并无这般“风波”，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到宋琪的客厅里是高朋在座，宾主间品茗论文，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亦有西式派对，佳肴美馔间道尽了人世间的百态千姿与文字中的五味杂陈。广而言之，这“客厅”是泛指中国现代文人的交往方式，既有清谈高论，亦有信札往来，诗词唱和等等文人雅事。



▲《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书影

◀邝家家庭照，右一为邝文美。

宋淇笔名林以亮，他与张爱玲、钱锺书夫妇、傅雷夫妇，吴兴华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名流都很熟稔。在宋家的客厅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化名流的别样面孔；也可见被文学史误读的文人与作品。书中所言甚多，笔者仅举两例。

钱锺书先生的博学与尖锐自不必说，但在《宋家客厅》中，我们却可见钱锺书先生的“人情世故”。钱锺书先生对张爱玲的态度大底上是“必以为然”的。但在接受不同学人采访时，却各有说法。接受安迪采访时对张爱玲评价不高，接受张爱玲研究专家水晶访谈时却说张爱玲“非常好”。

为此，宋淇写信给钱锺书询问为何两个评价差别甚大，钱先生回信答曰：“不过是应酬，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公开的文字与言论，往往难见学人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他人的评头论足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但我们在私人的通信中，却可见学人的“真心实意”。我们此前只知道钱先生臧否人物往往“口无遮拦”，在《宋家客厅》我们见到了钱先生的“谨小慎微”与“自如应对”。

这幅广为流传的张爱玲照片，正是宋家女主人邝文美带她到香港兰心照相馆所拍。

对于傅雷先生，我们的印象还是来自于他对年少成名的张爱玲的盛赞与批评，以及《傅雷家书》中的严父形象。在《宋家客厅》中，有一处谈及傅雷曾于1948年于“昆明筹备进出口公司未果”。一向“文艺范儿”的傅雷为何要去开公司呢？从书中看，主要还是因为经济拮据。当年西南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也因为生活窘迫而卖文为生，如闻一多先生为人刻印章，梅贻琦夫人拿着女红到菜市场上去卖。无论是闻一多还是梅夫人都是“因地制宜”。而傅雷先生则是“大气魄”，要开进出口公司。看到此处，总是笑出声来。从这里，我们既可见傅雷先生的“恢弘气势”，也可见他的“书生之见”。

张爱玲是宋家的老朋友，也是因为张爱玲与她的作品的关系，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宋淇、邝文美、宋以朗一家。张爱玲在我们主流的文学史中一度被尘封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张爱玲才慢慢地“浮出了历史地表”，甚至有了不少铁杆粉丝——“张迷”，研究张爱玲也成了一门显学——“张学”。

在《宋家客厅》中，宋以朗除了校正了一些张爱玲研究中以讹传讹的史实错误，更多是通过张爱玲与其父宋淇的通信，来展现张爱玲的“私语”一面与更为真切的生存状态。张爱玲作品的基调大多是“苍凉”的，冷酷的，尤其从那本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团圆》中，更可见张爱玲的“冰冷”。但在张爱玲给宋以朗的母亲邝文美女士的信中却显得那般温润动情：“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detached（和超脱），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或许出于客气，或许出于感激，张爱玲这些“私语”与她在作品中的“叙述”迥然不同。当然，“文如其人”这话也不必完全当真。很可能把作品写得“冷酷到底”的作家，在现实中正是一个“柔情似水”之人。

宋以朗在书中指出好多“张爱玲传”的作者们说张爱玲在美国过得如何清苦寒酸，都是不做调查的“胡思乱想”。他从张爱玲与其父宋淇的通信中，涉及到稿费、金钱的内容，推算出张爱玲当年在美国的生活并不窘迫。

但从他引述的张爱玲与宋淇的一份通信中，我们也可看出，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常生活虽不至于“贫困”，但也不算宽裕，起码日常生活的保障是张爱玲常常担忧的问题，要不她也不至于在给宋淇的信中说道：“我后来再回想离港前情形，已经完全记得清清楚楚，预支全部剧本费用，本来为了救急，谁知窘状会拖到五年之久，目前虽然不等钱用，钱多点总心松一点。如果公司能再拖欠一年，那我对公司非常感谢。”张爱玲到了美国后，为了维持生计，就开始给宋淇所在的电影公司写剧本，为了能专心写作，张爱玲甚至一度从美国到香港居住一年，专门写剧本。除此之外，张爱玲还做翻译，改写自己的旧作等其他差事来维系生存。毫无疑问，这些并不在张爱玲创作之内的“纷扰”，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写作。

客厅里的“文学史”并非“标准”的文学史，但它的魅力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真性情”与多副面孔。主流文学史中的文人作家太过“高大上”了，他们与那些尘封在历史中的作品一样，冰冷地排列在文学史的序列当中。人性本来就是参差百态的，《宋家客厅》这本书就让我们见识到了“冰冷”之外的“火热”，“高大上”之外的“人心世态”。

客厅带有一定的私密性，所谈内容多不易公开，往往涉及隐私。但在《宋家客厅》里却少见与此相关的“花边新闻”，至多有些许的“准风月谈”。这或许就是其格调所在吧。

■影像空间

# 闲话热爱科学的“孙悟空”

文·阿 福

猴年春节过得热闹，关于猴子自身的话题一直占据话题榜榜首，即便现在新春假期已过，人们对猴子的各种“碎碎念”仍然热度不减。

猴子形象本就讨喜，而《西游记》又为猴子的形象建设工程做出了大力贡献——男一号孙悟空，曾带领中国动画事业登上巅峰。美猴王大闹天宫给自己“打”出了牌子，也送给了中国动画一段骄傲的黄金岁月。有关1980年代的回忆中，应该始终有一个孙猴子在翻着筋斗云、抡着金箍棒。

想一想，除了上天入地的“神仙猴”，在那个科学气息浓郁的时代，猴子还时常被“用心良苦”的创作者们塑造成一只只“科技猴”，充当起可爱的科普小使者，带着时代独特的烙印，为科普事业也做了不少实事。

1980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短片《丁丁战猴王》相信不少人应该还记得。此前，美猴王早已是动画界的明星和常客了，但这一回，孙悟空首次脱离了“西游”情节。美猴王因为丁丁没有看完它主演的《大闹天宫》就去写作业而生气，从电视机里出来责问丁丁。当看到丁丁掌握着象征科学知识的金钥匙，孙悟空便要与他比高低，他们游太空，潜海底反复较量，猴王终于甘拜下风，并恳求丁丁教他科学知识……

假如有人还记得，丁丁给对现代世界一无所知的孙悟空介绍自己身边的世界时，展示出的，是一本赫然印有“知识就是力量”字样封皮的书籍！那个图景现在看来是多么富有时代特征。孙悟空不再是菩萨神仙的手下败将，而是最终拜倒在科学知识的石榴裙下，虽然有着明显的教化含义，但是足够新鲜，可爱，自然，让丁丁作为儿童代表直接与美猴王见面并过招，这让小朋友们好喜欢。

科普连环画当然也不会放过美猴王题材，最出名的当属一本名叫《一出好险的戏》的小人书。当时秒杀无数小读者，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这个故事讲述的也是科技时代背景下，悟空是如何和白骨精战斗的故事。

场面起初有些相似，小朋友又在看电视里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可从前被打死的白骨精居然经过千年的沉睡复活了，她钻进了电视机，想改变剧情，摆脱覆灭的命运，真正的孙悟空也来了。好吧，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样重要的妖精，还是要打三遍……可白骨精不复从前的死心眼啦，打不过就跑，从电视机里赶紧钻出来溜到了人类的农业实验研究所，变身“高大上”的科技人员，企图蒙混过关，然后因为不具备科学知识而出尽洋相……终于还是被火眼金睛的悟空给干掉了。

怎么说呢，这个情节很有当今的穿越味，真人和动画结合，架从屏幕上打到屏幕下，小朋友不仅可以见到孙悟空，甚至还能参与捉妖精，太过瘾了。顺便还可以“深深”认识到，没有科学知识的妖精就不够修炼到家。而“实验室研究员”，或许只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才会走到这样闪亮的前台吧。

这些1980年代的猴子题材连环画至今还是怀旧人群寻觅的“真爱”。

1986年，中国首部电视系列动画片《芒卡环球旅行记》问世，也非常受欢迎。之前的动画片都是单集的，这部科普动画片却有26集之多，故事中，小金丝猴周游世界，奇遇频频，风光神奇，画面绚丽，为小观众科普了不少地理知识。

当然，在各类“猴哥”的科普改编之作中，最具影响力的自然当属著名科幻作家童恩正于1982年创作的《西游新记》。内容讲述1000多年后，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终于靡靡之音直达天庭，使众佛大为头痛。于是佛祖派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再度“西游”，三位被置身于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科技文明接触和冲突，发生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乐事，令人捧腹，辛辣嘲讽，尽含其中，老少皆宜，是难得的佳作。很多小读者通过这部颇有恶搞色彩的小说形成了对“美帝”的初步认识。“新记”的讽世意义十分明显，孩子们当然无法领略到这种成人意味，只是对这种奇妙的创意和小说中所展示的外面世界充满了新奇。相比之下，“新记”的生命力更长一些，至今人们都能从中读出新的韵味。

猴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社会的生肖宠儿，是新时代动画界的福将，也曾牵手科学、科技，在知识的春天里散发过独特的光辉。时值猴年，闲来一叙。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广告部：58884124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1.50元